

齐鲁口述史

“没有退路啊，只有干好”

——原泰山挑山工队长陈广武采访实录

时间：2019年1月31日
地点：泰安市泰山区大津口乡沙岭村陈广武家中
采访人：王雷亭 亓华 刘肖梅

陈广武，1943年出生，泰山区大津口乡沙岭村农民。1961年至1993年在泰山做保洁、挑山工，历时33年。1981年以来，作为挑山工队长，为泰山上的索道、盘道、宾馆、气象站等许多工程运输材料设备，见证了泰山索道等重大旅游工程的建设。

王雷亭：陈队长，您是泰山挑山工的杰出代表。我们想通过您的口述，记录下挑山工在那个时代的奋斗历程。

陈广武：我从18岁那年就干了，当时是往泰山上担炭、担菜，也算是我们生产小队的副业吧，每天交给队里一块钱，给我记全工分。

王雷亭：您在山上打扫卫生是哪段时间？

陈广武：我是1966年去的。因为一直给山上送货，山上的人都认识我了。当时五所里有宋所长、李所长，他们认识我，让我去打扫卫生。队里也允许，只要每年交够一万斤大粪就行，给我每天记工分8分，等于用大粪换生产队的工分。一直到1978年市里的卫生队上去，我就不干这个了。我在那里干了12年，除了打扫卫生，还帮助防火救火。

王雷亭：您是怎么与索道工程结缘的？

陈广武：我因为干挑山工，1978年到1981年，每天一趟，从红门挑炭给五所。有时还给在朝阳洞的管二爷刨药材，跟他就熟了，他叫我小陈。管二爷待我不错，人挺大方。1981年，泰山要建索道，要向上运料，材料很多。当时索道公司的经理是郝道晨，他好像与管二爷有点亲戚关系。一天他们在朝阳洞喝茶，说起这些运料的事来，挺诱人的。管二爷告诉他，这个活儿只有小陈能干，人信得过。那时，郝道晨就住在五所，他就找我说。一看不错，就让我跟他去了索道公司，负责向山上运料。

王雷亭：能详细说说您给索道公司运料的事吗？

陈广武：开始是运散料，砂、水泥、石头之类，之后是运从日本进口的机器设备。有个管材料段的徐科长给我说，设备放在岱宗坊三角地那里，都干不了，郝经理的意思，还是让中天门的陈小陈来干。那时我在中天门有五个个帐篷，是索道公司给搭建的，让帮索道干活的挑山工住。我领着上百人为索道公司运材料，都是车拉到中天门通天桥，我们再人工运上去。那些设备最沉的一个是6000斤（3吨）重的大绞

盘，还有一个发电机也是6000斤。这种大件的活儿我之前从来没干过，但仗着年轻，人家又信任咱，当时真是胆气冲了天，我很快就拿出了方案。他们一看，很认可，就这样干。

当时，中天门上的设备、架子、各种搬运工具全摆满了。有同行说我运不上去，我说，运不上去我就不在泰安待了。怎么也得运上去，哪能让外国人笑话咱。这些设备都是日本的，人家有技术员在现场监工呢。也确实压力大，要不后来我都累出心脏病来了。主要是急的，焦虑啊。但我不信邪，就想争口气，证明自己自己。

王雷亭：一下子干这么多活儿，又是从没干过的大活儿，挺为难吧？遇到危险了吗？

陈广武：真干的时候，太为难、太危险了。大绞盘那么沉，又那么大，100多人抬，加上架子，每个人平均摊80斤。我站到上面指挥，只有这样才能看清，好指挥啊。这是个技术活儿，得实现量平，绝对保持平衡，每个人始终保持着自己所承担的重量，不能偏，一旦偏向谁，那重量肯定会把人压趴下，能把人压扁，几吨重啊！要是一个人倒了，就会一连串地倒，想都不敢想，太吓人了，可马虎不得。说到危险，真是提心吊胆的。盘道只有3米宽，对大绞盘来讲真是太窄了，大绞盘也将近3米，还得站开100多人。一旦喊起“一二三”来，虽然是上坡，架不住人多一起用力，向前冲的劲还是很大。有时捆设备的架子蹭到盘道的石头，都能把石头拱起来，碰到铁的就能擦出火星来。掌握平衡太不易了，那么贵重的设备，哪能有闪失啊，半点也不能有啊，责任啊。

有一件事很让人后怕。在中天门索道站的站房，为了清理场地要抬石头，一不小心，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掉下去了，一直滚到壶天阁。好是在中天门护林员邢国良刚刚离开了那里，要是晚一点就回不来了，真是后怕啊。但还是砸了那里的38棵树，当时林场的人就逮住我，把我送到了红门派出所，接着就把我拘留了。这是破坏泰山山林啊，了不得。索道公司立马去找，说不能拘他，没有他，他领的那100多人就没法干活儿了，这是国家工程，误了工期咱可负不起这个责任，再说也不是故意的。最后是罚款赔钱了事。

王雷亭：除了运设备，还为索道干了哪些事？

陈广武：除了运设备，就是运人。原来在月观峰的望府山上炸了3米，但要安装上站的索道墩还不够宽，就又用空压机来干。我们很快把7000斤的空压机运上去了，可还得请人来爆

破。他们请的是矿院的一个爆破大王，他没有腿，是我们四个人把他抬上去的。

除了向山上扛设备运人，还帮助中天门索道向山上运缆绳。这个缆绳是三部卷扬机绞上去的。但开路、牵引都是我做的，得保证这个缆绳不能碰到地上和石头上，碰上就影响质量和寿命了。我用钢丝绳给它牵引固定。遇到崖头，直上直下的，我们就在上面打眼，插上钢筋，放上滚子，用绳再穿过去，再把缆绳牵引过去，很费力，更费脑筋。

王雷亭：1992年到1993年新建后石坞和桃花峪两条索道，您也参加了吗？

陈广武：参加了，向上运料全是我们干的。有几个事我给你拉拉。

宋洪春经理对我运货一事很佩服。新建索道时他又找了我运料，还签了合同。从中天门到山顶，运的都是奥地利的机器设备，还有建设索道的砂、水泥、石子、钢材、铁架子等建材，全是我们给的运的。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运油压轴。当时运的最重的就是油压轴，8000斤。宋经理想拆开了，但奥地利技术员不让。说要是拆开了，他们就不负责30年的质量保障了。只能整体运。宋经理就又找到我，要我们搬运。我过去一看，下面粗点，上面细点，9米半长，太重了，也太长了，不好干，也不能干，因为索道公司给我们的合同中没有这一项。宋经理说，没有合同你也得给我试试。没办法，试试吧，就向上抬，刚抬到中天门派出所的两层楼处，就没法抬了，按以前的办法不行，抬不动了。一停就停了两天，我们100多号人都窝在那里。我做了方案后，宋经理认为行，讲好了给3万元运上去。当时就是要4万、5万，多少钱也得运上去啊。但咱主要是想把活干好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不就是卖力气嘛，给泰山干活讲那多价钱也不合适啊。

抬这个油压轴是真费事了。我们有专门捆绑机器设备的人，绑好后，大家来抬。后头用了64个人，前头用了48个人，一百多口人，还得平均分好斤两，每人还得80来斤。到了云步桥处，麻烦了，弯小，桥面窄。光机器就9米半长，再加上捆绑的架子就十一二米了，调不过来，就放下了。正好有块石光梁，我们就在石光梁上打眼，插上钢筋，用上绞磨，6个人来绞，再拉出两根钢丝绳来牵引。大家喊着口号抬起来，人在底下，机器在上面，还得时刻保持着平衡。前面说了，这时候平衡就是最大的事，不能偏向任何一个方向和任何一个人，一偏沉就把他压趴下，最后大家都得趴下。这些进口玩意可容不得任何闪失，真要平衡掌握不

住，一个不注意就机毁人亡。那么大的场面，人那么多，除了喊号子，别的声音都没了，都不敢大口喘气了，紧张啊，现在还后怕啊。当时那个阵势，吓得索道公司的人脸都焦黄了。那时我就想，给多少钱都不应该接这个活儿，真不是人干的。我心脏病就是那时得的，连累带怕，主要是担惊受怕，吓的。

第二件事是运后石坞索道的缆绳。这条缆绳1000多米，是一个来回的，一米45斤沉。也是不好干，太长了，得需要多少人啊。商谈后，还是让我干。一共用了450人来运，我光是约人就用五六天，说好在哪天、哪个时辰、哪个地方集合。还不错，挺顺利，早晨开始，到了蛤蟆腿就晌午了，再往上就是北天门。到地方以后，我们把缆绳给他挂上，又把前面拉上去的缆绳给他折回来，按着实际运行的要求折了个来回。要不是这样干，让索道公司自己弄，那就费大劲了。

还有后石坞12米的支撑缆绳的铁架子也是我们运上去的，仔细想想，干的活儿还真不少。

王雷亭：除了索道，还干了哪些工程？

陈广武：一个是气象站。运气象雷达的底盘，4000斤，要求整体运上去。运到碧霞祠的西神门，过不去了，底盘太宽了。最后是从前面的火池绕过去的。气象局盖的楼也是我运的料。

第二个是修建北天门营房的材料运输。第三个是山顶仙居宾馆的翻修，它的材料也是我运的。

第四个是盘道修复校正的材料运输。有两段盘道和一个牌坊的材料是我运的。红门到斗母宫的一段，这段最容易，临近山根。还有从开山到山顶的一段，这段盘山路用的石板都是我后石坞运上来的。十八盘的最后一个牌坊是升仙坊，它的石料也是从后石坞备的石料，总共5000多斤，都是我运的，由古建筑负责就地建设安装。

第五个是中天门上3500斤的大钟。台湾人捐的，一开始是一个姓杨的人干，干不了，管委让我干。我们只用了4个半小时就运上去的。人都摆不开，没路啊。一开始是48个人抬，后来只能32个人，挤不开。当时林场还跟着人去了，现场监督，不能损坏树木。有一棵树挡路，怎么也绕不过去了，最后林场的人允许，让砍了。

第六个是仙鹤湾的铁桥。两边各7个铁的大叶片，一共14片，每片1500斤。我把铁桥的料都很快都运上去了。

第七个是山顶庙里的神像，也都是我运上

去的。

活儿很多，小活儿就多得数不清了。**王雷亭：**神憩宾馆建设时您参加运料了吗？

陈广武：分两段，我都参加了。第一段早，大概是改革开放前后，神憩宾馆当时还叫五所。五所改造时，都去背材料上山，我也去了。

第二段是以后的神憩宾馆建设，建筑材料都是我运的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，这时的条件好了，用的是桃花峪景区到北天门的货运小索道。

王雷亭：运了这么多，有没有出现设备损坏、人员伤亡的事情？

陈广武：给人家干了这么多活儿，没有损坏一件东西，这是咱泰山挑山工最骄傲的地方。稳当可靠，因为这是咱的饭碗，靠力气吃饭再不牢靠能行吗？这也是信誉啊。干了这么多年的活儿，我没给索道公司多增加一点花项。

人员安全方面，只出了一次事。就是把机器抬到开山这个地方时，一个姓于的，头被石头砸着了，当时就砸蒙了，躺下了。我一吹哨，把设备放下，赶紧让人把他传下来，看一看，不要紧。人就是被砸蒙了，过了一会儿就好了。就出了这么一次工伤。

王雷亭：干挑山工的多吗？都是哪里的人？

陈广武：当时干的不少，光我这个村就300多人。还有长清的、巴山的、玉皇庙的、上港的、下港的、徂徕山的等等，都是泰山附近的农民。

王雷亭：当时收入怎么样？

陈广武：收入还行吧，比干农活好点。像1982年，那时一个工从中天门背100斤货到山顶，我们包的是两块钱，给到个人是一块八毛钱。从红门到山顶是三块钱。从中天门到南天门一天能背两趟，那都是血汗钱，太辛苦了，现在的人给几百块钱也不愿意干了。吃饭就靠吃煎饼，吃得很多，也没多少营养。挣的那个钱也不多，就算给泰山帮忙，个人和家里也跟着灌口饭吃呗。

虽然挣钱不多，但和本村人比还好多。当时大队要安装变压器，修路，都是我筹的钱。

王雷亭：干挑山工，天天往山上背货，最累的时候心里都想想什么？

陈广武：当时年轻，累了就歇歇，晚上倒头就睡，也选不得想什么了。人得学会感恩，你看我，能有活干能养家能糊口，能有今天，全靠有泰山啊。

王雷亭：您干挑山工，有没有打过退堂鼓啊？

陈广武：没有，没有退路啊，只有干好，半途而废干不了挑山工。当时生产队上能让咱出来，是信任咱，全家人的生活也都在咱肩上扛着呢。人家信任咱，咱得对得起人家，也要对得起自己。挑山工不光是需要力气，还需要毅力，得坚持啊，有时身体不大舒服了，只要能坚持就得干。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就没人找你了，你得靠谱才行。对我来说，要不不干，咱只要干就只能干好，要不然把货物给磕了碰了，或者给耽误时间了，能行吗？

沧桑齐鲁

“听老一辈人讲，这里是宋代的老无棣城。也有人说，明朝燕王扫北时把这座城给毁了。县城就往南移了20里，就是现在的无棣古城。”

有人用罗经盘测过，说是城角古城遗址与现在的无棣古城在正南正北一条直线上。”

城角遗址：黄土掩埋的宋代无棣城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本报通讯员 杜孝峰 游丽霞

在无棣县信阳镇回家花园村正南、城角村西南200米处，有一块南北宽约500米、东西长约1000米的长方形高地，矗立在临河依村的开阔原野上。它明显高出村庄1至2米，地表之上布满瓦砾砖石陶片。因临近城角村，当地人称这里为城角遗址。这处古遗址在各类史志中有过记载，也有过众说纷纭的争论，但直到2018年12月，日照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布点勘探，才真正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。

掩埋于黄土之下的古城

考古人员对城角遗址进行布点探孔勘探后发现：遗址核心区域（南部城南殿部分）地表及堤堰上散落大量碎瓦碎砖，少量泥质红陶、灰陶陶片，还有黑釉、白釉、青白釉瓷片，可辨器型有碗、瓶、盆、罐、缸等。遗址南部区域包含物丰富，因地势起伏，堆积厚度有所不同，低洼处文化堆积在0.5米—1.0米之间，较厚处达1.5米—1.8米。

经实勘，城角村西南尚有墟址，周长约2.5公里。东半城系回家花园村耕地，西半城为德惠新河东堤埝；南半城地表下残砖碎瓦盈布，北半城地表下多有房基夯土。据此推断，南半城毁于战火，北半城系战后有计划迁徙。近年来，城角遗址常有文物出土，如：石棺、铜镜、灰陶、青绿釉瓷碗、兽头瓦当，及白釉、淡天青釉、淡青釉、深绿色釉、黑釉瓷片等，绝大多数为宋代物品。考古人员勘探后初步判断，城角遗址为晚唐至宋时期的一座大型城市聚落遗址。

这黄土之下的断壁残垣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，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

“城角遗址就是宋代的无棣县城。”79岁的无棣县教育局退休干部余洪禄告诉记者，他20多岁的时候曾在城角村一带教书，常常听说有人在遗址上挖出铜钱、瓦罐之类的东西。遗址上到处是废砖碎瓦和残破的瓷片，给当地村民耕种带来极大的不便。余洪禄还多次带领学生开展义务劳动，去帮助村民捡拾田野里的碎砖瓷片。“那时候村里人都把这片堆满碎砖瓦砾的地方叫古城里、无棣城。”

据齐家花园村的李本孝老人说：“听老一辈人讲，这里是宋代的老无棣城，因为没有杀人

的法场，迁到海丰（今无棣古城）。也有人说，明朝的时候，燕王扫北时候把这座城给毁了。后来无棣县城就往南移了20里，就是现在的无棣古城。有人用罗经盘测过，说是城角古城遗址与现在的无棣古城在正南正北一条直线上。”

几经迁徙的无棣治所

无棣，作为地名始于西周，作为县级行政区划而列于国家版图，始于隋朝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无棣，开皇六年（公元586年）置。”史料记载，隋、唐时期的无棣县大体包括今滨州市无棣、德州市庆云两县的境域，其故城也称作隋唐古城，在今庆云县大胡乡于家店村北。

北宋治平年间，无棣县治所迁至保顺镇，即今城角遗址处。《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》载，保顺军，本沧州无棣县之保顺镇。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，建为军，以旧镇为名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又载：“保顺军，周置于沧州无棣县东二十里。”“至宋，治平中(公元1064年—公元1067年)徙无棣县治保顺军，即县治置军使。”《元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无棣，至元二年(公元1265年)并入乐陵，以县治入济南之棣州，寻复置。”元初(公元1276年)割无棣之半属沧州，半以来属(棣州)。”属沧州者称西无棣县(即今庆云县)，治所返迁隋唐无棣城；属棣州者称东无棣县(即今无棣县)，治所仍居保顺军。

元至正十七年（公元1357年）已是元朝末叶，到处发生农民起义，战争频繁，位于保顺军的东无棣县城毁于兵燹，于是将县城南迁二十里以筑新城。南迁的东无棣县城，就是今济埝路以西的无棣古城。到明洪武六年（公元1373年），东无棣县为避燕王朱棣之讳改名海丰县，其县城遂称“海丰城”。1914年，海丰县复名无棣县，其城又称无棣城。

在清咸丰九年（公元1859年）绘制的《海丰县舆图》中，清楚地标注着古马颊河西岸是汉代龙且城，东岸是无棣城（宋代保顺军城角遗址），保顺军城角遗址南20华里是海丰城（今无棣旧城区），东边是信阳古城（韩信屯兵处）。

八棱子石锤守城池

宋代保顺军城的形状很像一个元宝（南北



城角遗址出土文物：石棺

高中间低），现残存的遗址也仍呈南高、中低、北凸之势。乡民们把这片高低不一的区域，由南至北分别称为：城南殿、点将台、鱼塘子、古城里。

鱼塘子其实就是后来的官宦人家养鱼的池塘，城里有鱼塘不足为奇，但保顺军城的鱼塘来历颇有传奇色彩，被当地乡民讲得津津有味，传得神乎其神。

传说，宋朝的时候，辽国趁着英宗皇帝驾崩神宗继位，宋军守备松懈的时候，派一支部队自海路偷偷摸进宋境，包围了保顺军城。这保顺军城是宋军粮草与战略物资的集散重地，宋军一见辽军来袭，马上把周边乡民聚拢进城，关闭城门严加戒备。

辽军连续攻打了十天未能打下保顺军城。见硬攻不下，辽军就命令士兵从城外向城里挖地道，城里的人都知道地道要挖进来了，但谁也不知道地道口将在何处出现，就沿着城墙边埋了许多口大缸，灌满了水，百姓和军士日夜轮流守在缸边听声音、看水面。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

保顺军城的守备这天正和众将领商量破敌之策，有谋士献计说，请一高人可破敌军。那谋士讲，这高人姓张，名赞。其祖上为太宗皇帝赏识的大将张凝，因排行老三，人们皆尊称其“张三爷”。张三爷自小熟读兵书，通晓军事，懂奇门八卦，擅排兵布阵，因得罪权贵，

被贬返乡，现隐居保顺军城外15里挂甲口。

于是守备急令心腹趁着夜色悄悄出城，连夜去请张三爷。张三爷听到辽军困城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正在着急上火之际，忽闻军中有人来请，连忙收拾行囊跟着军士进了保顺军城。

沿城墙走了一圈，张三爷说话了。但他并没有说地道口要从哪儿出来，只说要军民合力在城南殿下面的空地开挖一个一人多深的大池子，待池子挖好后，引城西的河水成为一个水面宽阔的水塘。一天，水塘的水突然下泄，原来辽军挖的地道出口正在塘中，池塘的水把地道全泡塌了，淹死的辽兵不计其数。

紧接着，张三爷要守备命军士乡民，取挖塘之土筑窑垒灶，仿照八棱锤的模样，烧制灰陶，用作破敌“炮弹”利器。守备督促城内军民日夜不息，赶制泥胚彻夜烧制，一时间城内浓烟滚滚，经久不散。不出半月，数以万计的八棱锤烧成出窑。张三爷让军士把城内储备的炮车（抛石车）悉数拉上城墙，叫兵士到敌营前骂阵。辽兵一见宋军骂阵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即刻整顿军马发起攻击。宋军兵士见状忙后撤，辽军一路追击，眼看辽军就要登上吊桥了。张三爷下令炮车齐射，只见恰似小冬风般的八棱锤呼啸而下，铺天盖地砸向辽军，砸得辽军人仰马翻，血流成河。这时，守备令旗一摆，宋军打开城门全线出击，保顺军军民手持兵刃奋勇拼杀，杀得辽军溃不成军，大败而

^[1] 有人用罗经盘测过，说是城角古城遗址与现在的无棣古城在正南正北一条直线上。”

^[2] 有人用罗经盘测过，说是城角古城遗址与现在的无棣古城在正南正北一条直线上。”